



Our
Common Feeling,
Memory and
Dream

我們共同的
情感、記憶與夢想

公共藝術感言 Personal Comments on Public Arts

賴純純

Jun T. LAI

公共藝術家

前言

「公共藝術」，是將藝術創作結合公共場域及人文環境的特殊性，與民眾在公共生活空間進行藝術的對話。藉由雙向的溝通及互動，拉近人與人、人與藝術的距離，公共藝術的新空間中，讓我們的夢想超越受拘束的生活分享我們共同的情感、記憶與夢想。

透過藝術語彙記錄著時代人們生活的情感。對於公共藝術創作，我始終依循著這樣的意念與原則。參與公共藝術列車已近十年，從旅居美國期間到回國參與文建會十大文化中心公共藝術設置的示範實驗案、台北市十二大點公共藝術的設置計畫、捷運系列公共藝術、高速公路服務區等等，這是一場漫長艱辛的路途，也是一場自我學習與挑戰的饗宴。公共藝術是以競標比賽的方式取得承製權。比賽是非常煎熬的，從初選到決選差不多有三個月，壓力如影隨形。我喜歡作品能與場域、時空、在地性及人文性對話，本著積極參與、全力投入的精神，比賽不論是多麼大的煎熬與挫折，還是堅持熬過來，面對一次次的自我挑戰，迫使我跨領域的學習，結構、材質、製作、建築的、土木的、會計的等非藝術的範圍，甚至心態的修正。經歷了這些年的全面的投入，心理上已有所調適，競標比賽考驗的項目很多，藝術觀點、創作理念、製作能力、表達能力等等還包含運氣指數。我總是全力的投入思考一件件的作品，不單是為了比賽，投標為的是享受創作的喜悅與興奮，不論最後是否能得標，每一件案例條件都具有不同的挑戰，從創意構思到執行製作感覺到自己在成長。到今天至少參加過四十幾次以上的比賽，落選多次，也拿了多次令人遺憾的第二名，直到二〇〇二年開始，好運臨頭，接連拿到幾個製作權，包括台灣銀行圓山分行、二高後續計畫古坑服務區、西湖服務區、台北縣政府正門兩側、台灣銀行台中分行、馬公機場大廳、桃園療養

院室內組、台灣科技大學等等徵選比賽第一名以及接到香港機場快捷青衣車站大廳的委託製作。

經驗與分享

「和氣生財」— 台灣銀行圓山分行公共藝術設置案 (2002)

想像，銀行營業大廳裡經常上演的場景、銀行與民眾生活的交集、台灣銀行圓山分行的特殊性……，一連串的問題不斷地在腦海中浮現，當所有問題的答案慢慢融合、作用，藝術創作的原始概念、作品設置的藍圖於是漸漸清晰……。

「和氣生財」透過作品造型語彙，敘述中國人的生活哲學、處世之道以及親民便民的時代趨勢，將銀行企業的時代精神，人文與社區交會、整合的特性表現成為企業形象的引導，並呼應基地環境及建築造型之特質：作品「和」—象徵著人和為一切之根本，團結與共生的精神。作品「生」—象徵著生生不息、人氣旺盛，是為台灣銀行圓山分行的祝禱。「和氣生財」作品分列說明如下：

「和」—以花崗岩為材料設置於銀行南側出入口，為內部工作人員及大樓企業公司員工的主要進出通道，故以「和氣」為主要意涵。造型上取三個圓環相扣，這三個以有機造型形成自然流動的圓，代表圓融與圓滿、相容又相生。圓造型的中間穿透有孔，猶如古錢幣。上方二環則形成阿拉伯數字「8」，即「發」的諧音，象徵吉利、吉祥、大發之意；整件作品意象有如守護神—財神爺佇立在錢幣上。

「生」—位於營業大廳正上方，是主要門面及與大眾接觸的第一線。台灣民間習俗喜愛在營業場所放置「發財樹」，作品「生」以「發財樹」倒置生長的意象，象徵「發財到」，有著生生不息、又旺又發的積極意義，葉片以壓克力玻璃彩繪製而成，不鏽鋼焊



「和氣生財」—
台灣銀行圓山分行公共藝術設置案（賴純純提供）

接製作枝幹，茂盛的枝葉與鏡面不鏽鋼底盤，架構形成一半球體狀，周圍環繞的燈光投射在葉片上，早現出透明琉璃水光瀲灩的動態視覺效果，鏡面不鏽鋼的底盤再將整體發財樹反射，形成氣韻生動的圓球體，加強空間深度感及生長繁衍、盎然豐富的綠意，場域空間與能量相調合，發揮風水磁場的加乘效應。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中旬開始「和氣生財」製作工程，九十個日曆天，由作品細部修正，使用材料的調整……進度與作業都催促著我們加緊腳步，壓克力葉片造型切割、彩繪，不鏽鋼枝幹、底盤、組件切割製作，花崗岩選材、雕鑿、拋光等等皆在預期的效果中，年關繁忙中緊抓住進度奔波在不同工作室之間…。農曆新年前，作品組件運至現場開始組裝作業，約十五個工作天，眼見直徑270公分不鏽鋼圓盤上，不鏽鋼枝芽生長，漸漸滿佈藍綠、黃綠、紅黃類比色相間的彩繪壓克力葉片。就在農曆除夕的前一天，作品「生」與「和」誕生了。當下，我的情緒如孩子喜獲糖果玩具般的欣喜，第一時間內拿起數位相機，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奮力捕捉每一個可能的觀賞角度，扮演每一個踏入此氛圍的目光，體會每一個可能的情感對話。還記得，

「生」在設計之初，為求日後方便維護清潔，特別設計了可遙控升降作品之功能裝置，然而在「生」製作當中，就在這技師簽認之升降懸掛結構上一度引起分行現場人員的疑慮，幾經良性的溝通協調，在彼此的體諒與配合下，最終獲得圓滿的解決。另一方面，作品「和」的製作則是最順利的，從選材、製作執行到現場安裝，當吊車將最後一件組件吊起組合後，眼前的作品，彷彿從模擬平面圖裡一躍而出，真實地、分毫不差地早現在我的面前，一股親切之感油然而生，心中的種種擔憂與焦慮也得到紓解。

「蜻蜓」— 二高後續計畫古坑休息區室內組公共藝術設置案（2002-2003）

雲林縣向來有稻米之鄉之稱的農業大縣，雲林縣古坑系統交流道接78號快速道路可接山區的古坑。古坑鄉山區景觀優美、自然生態盎然，鄰近有石頭公園，華山生態村，其中華山生態村風景區有雲林陽明山之稱，不僅有豐富的自然生態，還保有完整的合院農舍。

小時候牽著阿公的手的深刻記憶場景，黃昏的



「蜻蜓」— 二高後續計畫古坑休息區室內組公共藝術設置案
(賴純純提供)

田壠間成群飛舞的蜻蜓，一群飛舞的蜻蜓，忽近忽遠，有時盤旋在空中，嬌巧的身軀細細長長的散發著螢光斑透艷的色彩，它那精靈般的透亮羽翼閃爍在陽光彩雲間。這樣的情感記憶深深地聯繫在此塊土地上。農舍院門前曬穀埕的那片金黃，成群飛舞蜻蜓的豔紅，有如氣象預告，告知雨水就要來了。在那個年代雨水是很多的期盼，一群飛舞的蜻蜓總帶來了盼望，水滴帶著彩雲的折光，亮晶晶穿梭在飛舞中的蜻蜓。

我想藉由一群飛舞的蜻蜓這樣的意象來表達農家記憶的情感，作品以自然流動的蜻蜓造型，材質選用厚壓克力玻璃結合不鏽鋼金屬構件，透明、光亮，並帶入光的流動感，給人輕快、愉悅的感受。配置上以十八隻尺寸大小不同、色彩多變化的立體造型蜻蜓群組，飛翔在弧形的大廳及左右休息室中。

現代建築體內常有挑高自然採光的設計，同時地面面積不敷使用，在這樣的基地上，非常適合懸吊的表現形式。我近年來由捷運南勢角車站開始嘗試創作懸吊作品，懸吊作品必須面對天花板結構及地震以及清潔維護等等的挑戰，構件的設計製作是一個重點，輕盈感與精緻感才能凸顯作品的質感。

蜻蜓設計了獨特的構件，由十公尺以上高度的天花板垂吊下來，結合了鋼圓條、鋼索及萬象軸承等等精密設計，使蜻蜓早現出輕盈靈動的效果，透光的彩繪壓克力如琉璃一般具流動感，古坑休息區已開始使用，現場分佈了各種桌椅及小吃的攤位，營業時間為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經過協調必須配合夜間安裝，晚上十點開始到第二天早上六點，並將桌椅復原，作品分佈在三個廳，共十八隻蜻蜓，租來自動升高機共安裝了一個星期，過程順利，惟獨在高低度的配置上有時很難很滿意，現場的調配修改度有限，事先懸吊的想像有時與實際有些距離，這是懸吊作品的挑戰，裝置藝術與現場的空間條件互動關係緊密。白天回到休息區現場看到來往的人們眼睛上揚接觸作品時的驚艷，小朋友喜悅指著作品笑著跑著的情景，令我感到振奮。

「北縣啓示雙屏」—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大門兩側牆面公共藝術設置案（2003）

「北縣啓示雙屏」以新時代公共藝術結合科技、藝術、產業、技術為理念，象徵著台北縣政府新時代人文科技並重的跨越整合。作品「建設的能量」設置

在正門的右手邊，象徵北縣政府治政理念「理性」與「公正」如同我們的右手一般操作功能。作品「流動的風采」設置在正門的左手邊象徵北縣地理人文「好山」、「好水」、「好人情」。

作品「建設的能量」畫面構成以理性的硬邊幾何圖形，圓形象徵一種圓融、幸福、美好的有機狀態，拼貼交錯的色塊及不同材質建置，象徵北縣的多元特質、建構能量、樂天精神及發展潛力將具爆發性的建設能量，化為一個色彩豐富且充滿活力的城市，共譜交織北縣的精神及北縣政府的施政藍圖，表現台北縣在地特質與時代精神。作品「流動的風采」以宏觀的氣度、超然的視度，將淡水河系的自然紋理風情，河流、沙洲、縣樹「樟樹」、縣花「杜鵑」、海洋、山脈等等，轉化成詩歌般的畫面，一幅故鄉情感的影像。畫面層疊交錯著飽滿的色彩肌理空間，構成東方美學的大壁面，凝聚台北縣民共同的情感與記憶！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大門兩側是兩個六公尺寬八公尺高的大牆面，是縣政府行政大樓的門面，新建大樓為玻璃帷幕結合石材灰冷調的現代建築物，作品如何表達台北縣的精神，場域的特殊性使我思考很久，決定使用現代工業科技，結合電腦科技的大尺度彩繪陶板、不鏽鋼金屬及壓克力彩繪玻璃等壁面作品，不鏽鋼及彩繪壓克力是我熟悉運用自如的材質，但是彩繪陶板對我卻是全新的挑戰，我曾在舊金山市學院玩過兩年的陶，陶作品大多以雕塑性與質感的表現為主，對釉與土有一些概括性的認

識，但是彩繪六公尺寬七公尺高的彩繪陶板，的確是一項冒險艱辛的挑戰。

彩繪藝術陶板作品「北縣啓示錄」每面八米高六米三寬，壁面將由四十八片100公分×103公分×0.4公分的硅纖陶板組合而成，當競賽進入決選時，我到世大薄藝術陶板位於湖口的工廠進行實驗，超薄大尺寸的陶板在一線作業的大窯燒製全程只需一個小時，電腦控制的溫度與時間，可將窯燒的控制達到理想的狀態，經由電腦高科技品質監控燒製而成。硅纖陶板為國內最大、最薄、最輕且具有彈性、高韌性具耐刮、耐酸鹼、抗污、抗靜電、具防火、不燃、無煙、耐熱不虞日曬、雨淋、雪飄而變色。高科技製作過程，片片尺寸顏色準確，硅纖陶板完全以「無機質天然硅酸鹽礦土」為主要原料，經1150℃高溫燒成，是完全不燃物材料，經過了初步實驗結果自己相當滿意，並幸運的得到承製權，而可以真正進入繪製的階段。

二〇〇二年完成了台灣銀行圓山分行的公共藝術，二〇〇三年一月北縣公共藝術陶板進入了製作階段，來到湖口工廠對著一千坪的工作室，來來回回的走到腳軟，兩面牆共九十六片陶板，首先進行繪製每一塊陶板的線稿，從一比一百的比例在電腦裡定稿、再將其放大到一比四十作為細部修正，分色及釉藥色彩的確認，最後一比一線稿放大，四十八片陶板其中以0.5公分的間距排列以確定圖像連接的準確度、一比一的線稿全面排開在桌面上，細細密密的線條看得目眩。釉色的層次順序及分佈在細

「北縣啓示雙屏」—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大門兩側牆面公共藝術設置案（賴純純提供）





「北縣啓示雙屏」—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大門兩側牆面公共藝術設置案（賴純純提供）



部、整體、釉藥發色性、透明性、亮的、不亮的、濃淡、水分等等要考慮的實在太多了，試圖掌握、不可預測，全面開工前，開始一比一實際陶板抽樣進行實驗試作，向天祈禱，希望一切順利平安。

工作室鐵皮下的溫度漸漸的升高，台灣大地 SARS 病毒正在擴散中，我將自己全部投入，並隔離起來。從每日湖口台北的奔跑に住進和成工廠的宿舍，母親節也沒有回去，有時兩三天回台北一次，最長達到十天，直到沒有換洗的衣物才回家，我必須用全部的精神全部的愛去面對這起挑戰。很感謝和成藝術陶板及和隆工廠員工的協助，在助理阿金及嘉嘉還有蔡兄的協助下，實驗階段進行了四個月，到了四月下旬接近成熟期，時間也越來越緊迫，決定開始著手實際的製作，其中經歷的心情起伏很難言喻，把握度如何呢？沒有最後燒出來以前，甚麼也不敢說，技法、質感及釉色的實驗很重要，但是實驗最重要的是訓練眼力、手技及判斷力。每次繪製時還有當天的手氣與靈感，有時一塊藍海已經實驗了很多次，用幾組不同的釉藥，色彩的掌握似乎接近了許多，想要的那個寶藍，那深海中陽光的色彩，很難掌握含水量多寡的釉藥以及色彩堆疊層次，常常失敗混色濁濁。開工後連續加足馬力的衝刺，疲憊的身軀、昏倦的眼睛，挑燈夜戰與阿金相互的鼓勵、抱怨來作為打氣，繁複的程序真怪自己怎麼想出這樣的難題給自己，阿金真是任勞任怨，細心耐操。

世大薄的陶板素胚板及釉藥有其獨特的一套配方，配合溫度及窯燒的設計，我對釉藥及陶板水性不甚了解，居然那麼相信自己可以完成那兩座巨大的牆。站在北縣政府新大樓大門的外面，看著大門兩側已完成作品的牆，八公尺高六公尺寬的兩面大牆，覺得自己就好像唐吉軻德瘦小的身軀面對巨大風車迎著太陽的挑戰，也像老人與海面對生命不可能的挑釁，雖然沒那麼老還沒到生命的盡頭，或許到了現在的年齡才能理解與感受生命中那巨大能量的壓迫，生命潛能的挑戰是無法拒絕的誘惑。

是的！生命再難總能理出一個方法，一次的失敗就是再次的學習。漸漸地逼近可能想像的理想，儘管現實的條件依舊不良，現有釉藥色彩也有很多侷限，但是每次好像接近了許多。體力腦力的折騰很累，時間一天一天的緊迫，七月要完成兩大件作品「流動的風采」及「建設的能量」共有九十六片陶板，作品的整體性的掌握是重要的主要因素，平時製作時只能在短距離看，沒有大牆面可以參考，還好，北縣政府大樓現場壁面貼有原尺寸的出圖，我再回到現場看過很多次。

陶這玩意兒很難搞，必須得等到燒出來後才算數，我想做的作品更難搞，圖案交錯在陶板與陶板之間，每片陶板至少用到十至二十種不同的釉藥，那就是要來來回回的用紙板來遮出每次單色的型來，就像外科手術一般，只露出要整理的位置，其他的部分全蓋起來，避免釉藥的污染，程序繁複在

割紙板、調整位置、壓紙板、洗壓條、清紙板等等；噴槍大小小有不同的噴頭，還要調整壓力的大小，換釉藥洗噴槍等等，需要想釉色順序，想技法，噴槍要近要遠全看要怎樣去畫，將學了兩年的版畫技巧全都用上了，刮、畫、沾、噴、拓等等間接技法，更像繡花一般，要有念經的精神，重複又重複的動作一次又一次，我常想到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身為女人以前在閨房繡花的宿命，如今還得如此在工廠裡繡花借屍還魂來完成輪迴的命運，我如此的調侃自己。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大都在作立體雕塑性的作品，但是我的心裡卻一直掛著繪畫的問題，想畫，想筆觸，想圖像，想繪畫性，想繪畫還有甚麼可能性？從繪畫開始的我很久沒有繪畫了，於是想到用一種全新陌生的繪畫陶板來試驗繪畫的可能及其潛藏的新可能性。

這兩件作品，圖像的形成過程一改過往的方式，以虛擬的方式進行，坐在電腦螢幕，以簡易的Photoshop軟體進行拼貼，快速的在畫面上可以重疊出複雜的層次，可以複製、可以改變明暗、對比、色調還有效果新奇多樣，類似蒙太奇的手法，色層的分佈可加減乘除來回雲空綠洲，片段聯結上網抓個圖片加以變形，真實變虛幻變虛擬，擬仿影像形成抽象的具象，自我誘惑在一片不明的旅途當中，期間的過程不是一線性的發展，更像是填空似的點狀顯現，色塊在顯示器裡顯得更誘人與甜美，色彩的調性也顯得不確定，感知記憶中的情感與情緒轉寫為不確定的符號，稱它為符號是因為它是中介媒作為轉換成陶板的發酵劑，一種不明確不熟悉的材質，不熟悉到它可以是很多的可能，我將再度的模擬圖畫中符號所載記的感覺，即時引發更多的記憶與情感，這樣的過程可以造就自我與作品的疏離與距離感，自我誘惑的情緒，以懸疑拼貼帶來的不安與刺激，可以讓我騰雲駕霧感到幸福，在遺忘與憶起之間探索到感知的新視界。

這樣的想法並不是預謀的，是不知不覺的，直到處理「雲」的質感時，曾經厚塗白釉的雲上噴了一層天空的紫藍，這種紫藍色的釉藥顏色也是白

的，白中白的世界裡幾乎要靠手的觸覺去感覺「雲」一凸出塊的存在，輕輕的觸摸著再用刮刀輕輕刮出白雲的觸覺質感，視覺似乎比不上觸覺來的親密，記憶儲存在指間的回渦紋，愛情是不是也是這樣透過回渦紋的數位紀錄去尋找挖掘出深藏在雲裡的秘密？最後燒錄，烙記下來。很奇異的感覺？有些荒謬？很難理解？究竟我在做什麼？我甚至這樣問自己。

後記

關心參與公共藝術，從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參加舊金山唐人街新建公園公共藝術設置案，進入前三名的決選以來，至今已有十一年的光陰，這十一年時光似箭飛過，回想起來公共藝術改變了我許多，眼界放大的，跨領域的學習是很自然的需要，我會關心人們如何生活，如何活動，公共場域中屬於公共的討論與渴望，我總是以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希望作品參與人們的生活共同書寫成長與記憶，我總是會以業主的立場來思考，設置在門口或大廳的作品能為場域衍生精神性及空間的美感。不論在競賽中評審委員的意見，或是製作安裝中業主的意見，我總是很專心的聽，我知道雖然有時我們的意見不完全一樣，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盡其可能的為場域創作最理想的作品，為使用者留下美麗的記憶及引以為傲的藝術作品。

尊重就是給自己機會去看到看不到的盲點，並為作品達到更好的狀態，溝通就是增加彼此的感情與了解，並可化解相互誤解我執的立場，公共藝術的客觀條件很多，可以看成是約束與限制，也可以化成特殊的元素對作品造成有利的條件，有時也有很多為難的地方。藝術創作的藝術精神性及作品完成度很重要，但要如何去堅持與完成，確是一門學問，我的原則就是好作品的誕生是共同的目標與努力的方向，日後藝術家作品需要業主的愛及維護。我覺得自己是時代的幸運兒，能參與到政府政策落實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同時豐富了自己的藝術生命。☛